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

北京出版社



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北 京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 200 号

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

RIWEI TONGZHI XIA DE BEIJING JIAOQU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香河第二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5印张 376000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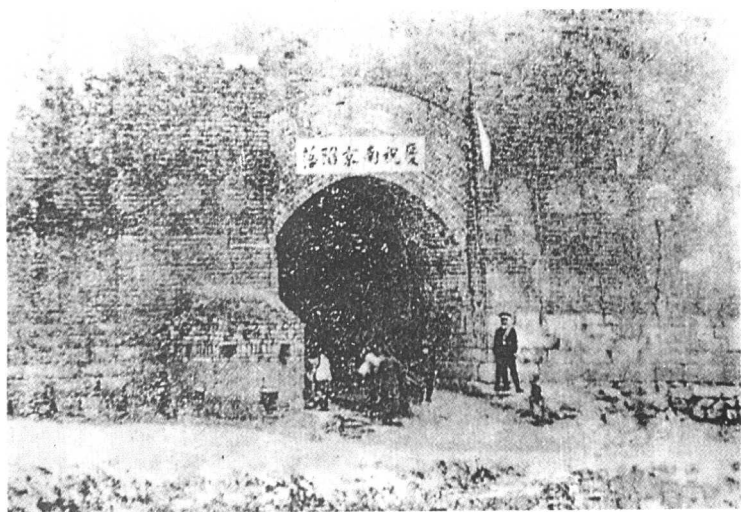
1995年7月第1版 199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200-0266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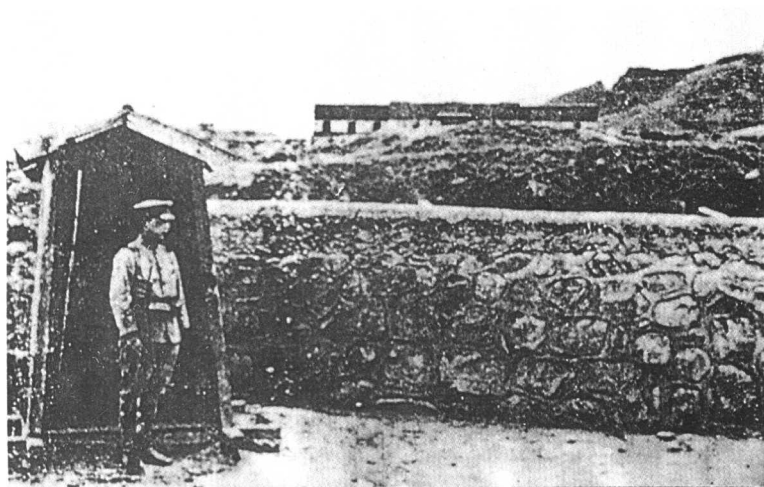
K·269 定价: 15.80元





日伪统治时期密云县城东门

(王技文 翻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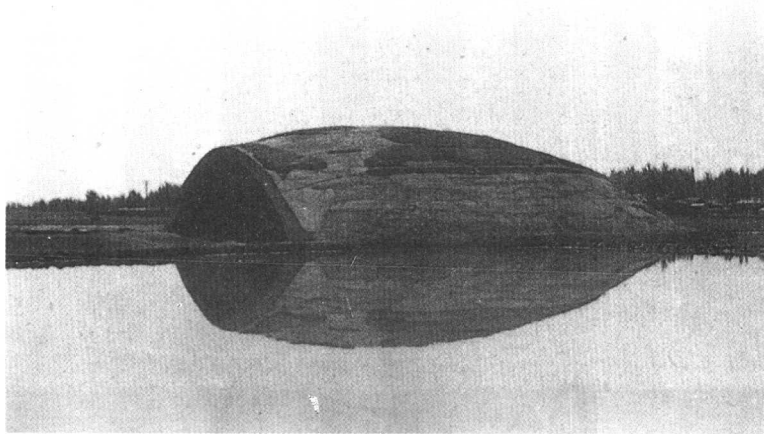


日伪统治时期古北口日本守备队兵营

(王技文 翻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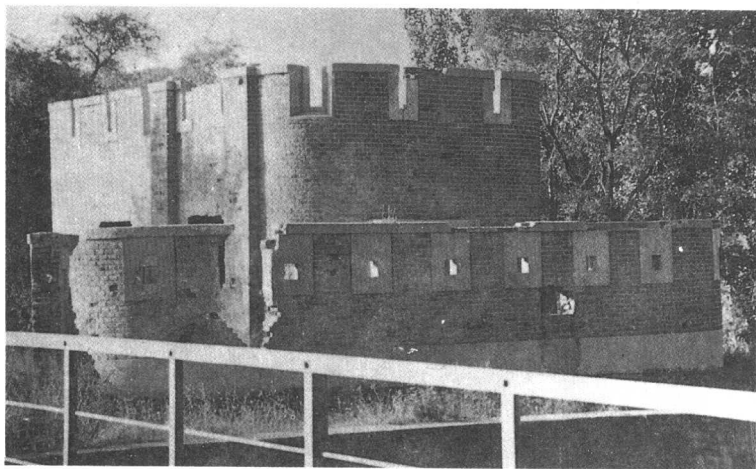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正门



位于大兴县金星乡团河路东侧的日军飞机窝, 今尚存。

(李丙鑫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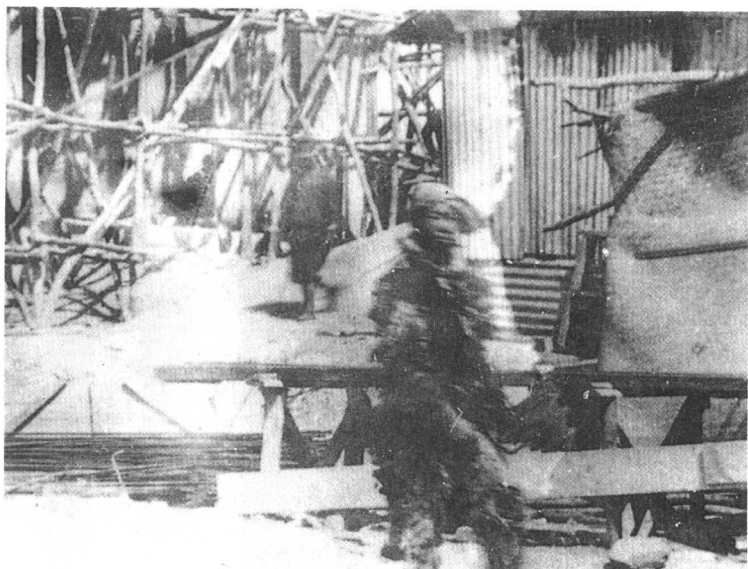
密云县沙河铁路大桥遗存之日本炮楼外景

(王技文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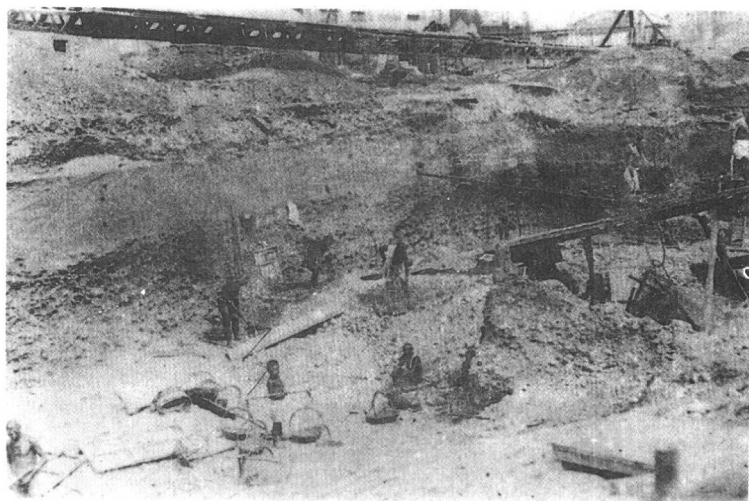


位于大兴县金星乡团河路东侧的日军碉堡，已拆除。

(李丙鑫 摄)



北平沦陷时期石景山炼厂的工人



北平沦陷时期工人挖掘石景山炼厂贮水池



《日寇掠夺昌平区石棉矿藏见闻》中的石棉矿洞遗址



怀柔县前安岭村日伪时期“围子”的残存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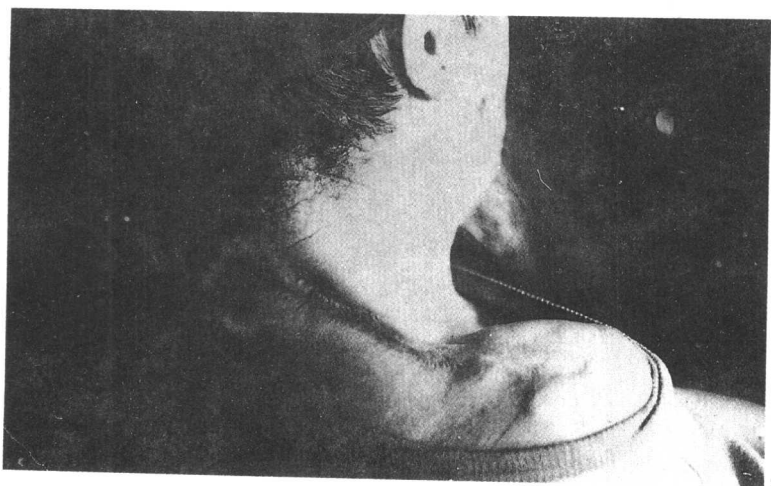
审判“王家山惨案”罪魁时证人合影



“王家山惨案”幸存者王淑兰



“王家山惨案”幸存者王文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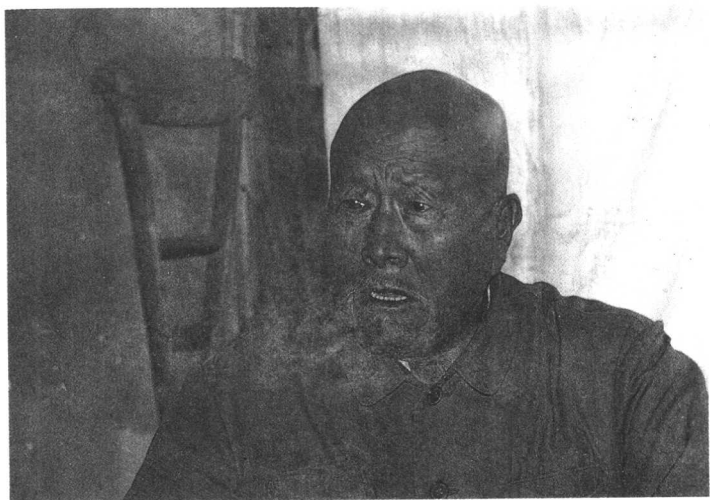


“黑豆峪惨案”中幸存者陈守义的伤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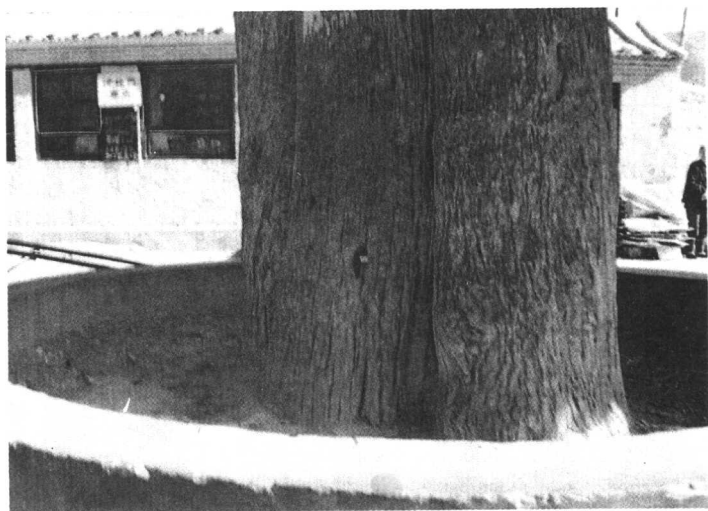


“李各庄惨案”幸存者王有才在讲述惨案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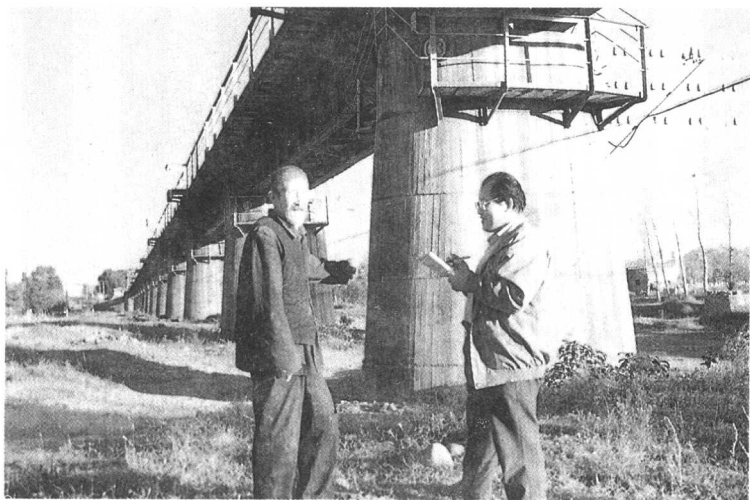
(王技文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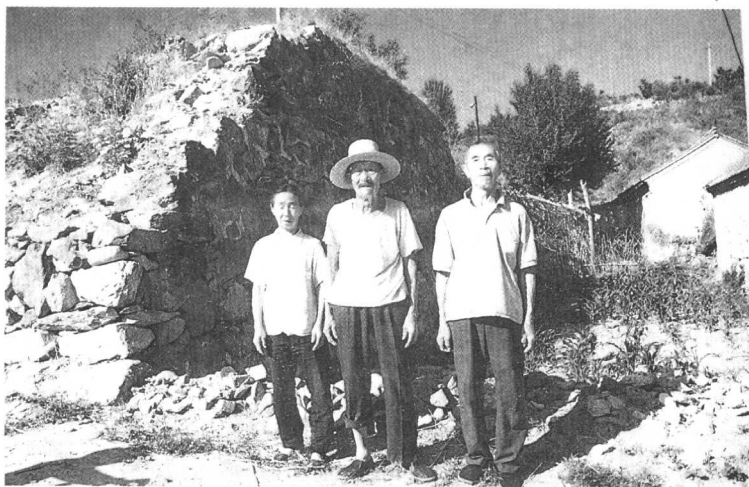
李树德先生讲述“黄村车站事件”前后经历
(李丙鑫 摄)



《虎口余生记》中日军在老槐树下杀人留下的弹痕



《在古北口修铁路》作者访问张政一老人时，老人手指铁路桥墩说：“当年我修过这个桥墩。”



“潮河关惨案”目击者刁桂云、贾德、李军(自左至右)
(王技文 摄)

612 J 76 / 30
08

爱国情深 战斗不息（代序）

张大中

1987年，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时，约我写了一篇《苦难深重的岁月》，作为代序。今年，编辑出版《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以此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是很有意义的。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主要是记述日本侵略者在北平城内实行残暴统治的罪行和北平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斗争。《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主要是记述日本侵略者在北平郊区实行残暴统治的罪行和郊区各阶层人民的抗日斗争。这两本书作为姊妹篇，可以使读者从城市和乡村两个侧面进一步了解日本帝国主义者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累累罪行和人民遭受的苦难；同时，也可以在更广阔的领域了解抗日斗争的形势，以及北平城乡各阶层人民英勇顽强的战斗事迹和不屈不挠的爱国精神。

日伪统治下的北平郊区是什么样的状况呢？同城市相比，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

一、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更为残酷，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假如说日本侵略者在城市还用“共存共荣”、“日中亲善”的油彩装扮起来，进行欺骗的话，那么在郊区它就更肆无忌惮地剥掉一切伪装，赤裸裸地露出了狼牙。当时，在北京现属郊区的范围内，形

成三种地区：(1) 平原地区基本上是敌占区，敌伪军重兵驻扎，道路如网，堡垒如林，设置了伪政权、伪警察所，实行保甲连坐，每人都发“居民证”（俗称“良民证”），随时查户口，“清乡”搜查，乱抓“民夫”，强奸妇女（向乡村要“花姑娘”），搜刮资财。人民处于敌人的恐怖统治之下，过着日夜惊恐不安、悲惨的生活。

(2) 沿山地区是游击区，敌人为着割断我抗日根据地和城市之间的联系，对抗日根据地施行政治、经济封锁。从房山区（当时为河北省房山县）的镇江营、张坊，沿山往北到妙峰山下的北安河、白虎涧（当时为河北省昌平区）修造了封锁线，沿线挖掘二三大深的封锁沟，沿沟修筑炮楼，炮楼之间可以“交叉射击”，山口通道架设铁丝网，敌伪军驻守，检查过往行人。因接近我抗日根据地，个别敌伪军警不敢单独行动，小队敌伪军日夜巡逻。延庆县当时划归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怀柔县、密云县长城以北地区划归伪满洲国。敌人在华北与伪满洲国交界处，从延庆县的白河堡往东到密云县的古北口一线，集家并村，制造了“无人区”，焚烧村庄，强迫居民迁移到敌人控制的据点，所谓“集团部落”，居民出入都要进行检查，对拒不迁移者一见就杀。封锁线、“无人区”实际是我八路军与敌伪军战斗的前哨，在它的纵深两侧，经常处于“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斗争的战争状态，敌人制造了许多次焚烧村庄、集体屠杀无辜百姓的惨案，人民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3) 山区是我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现在的房山区、门头沟区、昌平县的西部山区，延庆县、怀柔县、密云县、平谷县的山区是我敌后抗日根据地。敌人为分割我抗日根据地、掠夺矿产资源，沿永定河、白河和几条山沟修筑了军事公路和碉堡，公路两侧是我抗日根据地，在这些地区战斗频繁，是游击根据地。山区抗日根据地驻有我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小股敌人不敢进入活动，只能集中相当大的兵力进行“扫荡”。因此，在“扫荡”时特别凶狠，实行杀光、烧光、抢光

的“三光政策”，敌伪军见人就杀，见村就烧，见粮食、牲畜，能抢的抢走，抢不走的就烧，赤裸裸地暴露了它们毫无人性的侵略者的兽行。

（二）武装斗争是抗日的主要形式。城市的广大知识分子和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相结合，配合向敌后挺进的八路军，开展游击战争，在距敌人军事、政治统治中心的北平城不足百里之处，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保持了祖国的神圣领土，使中国的旗帜高高飘扬在敌人的后方，成为人民的中流砥柱。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8月，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即指示留在天津的河北省委，把工作中心和注意力转向农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北方局号召：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11月，晋察冀军区正式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八路军一部挺进华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围绕北平建立了平西、冀中、冀东、平北抗日根据地。大批平、津等城市的知识分子，到乡村中去和广大农民相结合，参加游击战。游击战的广泛开展，直逼北平城郊，一度攻克石景山发电厂、昌平城等地。1939年2月，冀热察挺进军在平西百花山下三坡地区正式成立，萧克任司令员，按照“巩固平西，坚持冀东，开辟平北”的方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专署、县政府和乡村抗日政权，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开展抗日教育和动员工作，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建立了军民团结、干群团结，与敌占区天壤之别的独立、自由、民主的社会生活。这是在敌后建立起来的新天地，人民为自己的胜利感到自豪。1940到1942年期间，敌人加紧对我抗日根据地军事进攻，频繁“扫荡”、“清剿”，我抗日根据地一度缩小，处于最困难时期，我八路军与敌人进行了无数次的大小战斗。1942年开始，敌人兵源不足，增兵困难，9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及时提出“到敌后之敌后”的号召，即到根据地周围敌人统治的地区去活动。随后，各地区、各县都建立起了

武工队，到敌占区进行游击，突破封锁线、填平封锁沟、打炮楼、拿据点，消灭敌伪军，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政权，收复了广大地区，我抗日根据地重新发展扩大。1945年初，逐步开展了对敌人的反攻，克复了许多敌人的重要据点和县城。

1941年12月，我就读的燕京大学被日军封闭，遵照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指示，我随同北平城委书记周彬和黄云同志去平西抗日根据地。因她们没走过房山的交通线，于是在12月中旬，我先行到平西根据地联系和探路。我从北平前门乘长途汽车出发，经长辛店、良乡县城，到房山县的东长沟村（这里有敌人的据点），西行十几里到惠南庄周硕臣家（我秘密交通站），夜间周硕臣带我通过张坊附近的封锁沟，过沟到片上村，见到岗哨上的八路军战士。这位八路军战士第一声叫我“同志”时，我激动得流下了热泪！我亲身体会到踏上祖国自由的土地，重又恢复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由和自尊时，无比感慨和兴奋的心情。休息片刻，我们继续前行，上午经十渡村到西庄，这里是中共房涿涿县委和房涿涿抗日县政府的驻地。县委书记赵然接待，并介绍根据地的情况。待周彬、黄云等九个同志到齐后，我们一起西南行，当日到达涿水县的赵各庄。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中共平西地委、平西专署等领导机关就驻在这一带的村庄。过了几天，晋察冀北方分局社会部驻平西的负责同志钟子云指示黄云和我返回平津，联系整理地下党组织，接回有被捕危险的同志。1942年1月初，我从赵各庄出发，经三坡、百花山，夜里先后通过斋堂沟、永定河封锁线，到达永定河北。这里是中共昌宛县委、县政府活动的地区，北方分局社会部设有工作站。沿途所见，各个村庄都被敌人放火焚烧过，房屋四壁都烧黑了。农民用树枝、荆条、山草搭上屋顶，以避风雪。我们一行同农民睡在一个炕上，吃一样的饭。吃的是玉米糗干饭、土豆、盐渍树叶。无法洗澡，几天身上就长了虱子，同志们戏称为“光荣虫”。农民生活是艰苦的，但对争取胜利很有信

心。和农民聊天，他们说：熬得过去，最终是要把日本鬼子打走的！这时，我深感说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和农民是鱼水关系都不够了，简直是血肉相连。这种血肉相连，凝聚成不可战胜的巨大力量。永定河北地区是游击根据地，县区领导机关和我们的工作站，没有固定的驻地，依据敌情的变化，经常转移。我们站在山头上，有时就能看见敌人沿军事公路行进的运输队。战线犬牙交错，战斗频繁。我们继续前进，夜里通过白虎涧附近的封锁线，出山区进入妙峰山前的平原。这里是敌占区，但在许多乡村里都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抗日积极分子。村公所是两面政权，白天应付敌伪军，晚上配合我们的抗日工作。在这里我遇见了燕京大学的校友萧方，他是秘密交通站的负责人，活动在前后沙涧、七王坟、苏家坨、六里屯等村庄，白天掩蔽在农民家中，晚间活动。在他的帮助下，我换上城市的服装，骑着自行车，经过西北旺、大有庄、颐和园，又回到了北平城。我向北平城内的地下党的同志讲到这一个月的见闻，他们无不对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事迹和爱国精神感到钦佩，受到鼓舞。我完成任务后，又在永定河北活动了三个月。这里的长期游击环境，农民也习以为常了。有些日子我们住在榆泥坑一带的一个山庄里，这里有一家农民养了一头驴、一头猪。每当有敌情时，农民牵着驴上山，猪也本能地跟着上山。敌情过去了，农民牵着驴下山回家，猪也跟回来。农民对这头猪有了感情，过春节都不肯杀。1942年4月初，接到电报，调我回晋察冀北方分局，我即出发，原途返回。刚过了斋堂沟，遇到敌人“扫荡”，便汇合到当时正在这个地区检查工作的平西地委宣传部长陆平率领的工作团，打了十几天游击，才到了平西地委的驻地。从此出发，通过紫荆关（这里有敌人的据点）封锁线，进入冀西根据地，这里是晋察冀根据地的腹地，是晋察冀军区的大后方。走到易县的龙华镇，适逢赶集，赶集的农民有数百人，熙熙攘攘，相当热闹，买卖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也有从敌占区搞来